

# 《云乡丛稿（邓云乡集）》

## 书籍信息

版次：1

页数：

字数：

印刷时间：2015年04月01日

开本：32开

纸张：胶版纸

包装：精装

是否套装：否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101104714

丛书名：邓云乡集

## 编辑推荐

民俗学家、文史大家邓云乡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，而且学识渊博，兴趣广泛，其为文洋洋洒洒，有民风民俗的钩沉，也有社会现象的探究，掌故信手拈来，行文犹如流水，读来酣畅淋漓。

## 内容简介

《邓云乡集》十七种之一。

民俗学家、文史大家邓云乡先生以其深厚的文史功底，或从宏观研究民俗学与中国民俗，微观考证酒与民俗、中国葬礼的演变等等，或是通过钩沉近现代文人文事，如“《北平笺谱》史话”、“陈师曾艺事”等，探究众说纷纭的历史文化现象。

## 作者简介

邓云乡，学名邓云骧，室名水流云在轩。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山西灵丘东河南镇邓氏祖宅。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。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做过中学教员、译电员。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，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（上海电力学院前身），直至一九九三年退休。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因病逝世。一生著述颇丰，主要有《燕京乡土记》、《红楼风俗谭》、《水流云在书话》等。

## 目录

### 民俗文化

风俗、历史、文化——民俗琐谈

元人词中之北京风俗——欧阳玄《渔家傲南词》解说

### 酒与民俗

酒史三题——酒礼、酒政、酒榷

“红令”与“金令”

### 红楼茶事

“八旗”武事盛衰在《红楼梦》中的反映

中国葬礼历史演变

民俗学与中国民俗——宏观当前中国民俗学研究

### 书人书事

苏州“贵潘”四题

翁松禅《谢家桥词》

俞曲园日记

风俗、历史、文化——民俗琐谈元人词中之北京风俗——欧阳玄《渔家傲南词》解说

酒与民俗酒史三题——酒礼、酒政、酒榷“红令”与“金令”红楼茶事

“八旗”武事盛衰在《红楼梦》中的反映中国葬礼历史演变

民俗学与中国民俗——宏观当前中国民俗学研究书人书事苏州“贵潘”四题

翁松禅《谢家桥词》俞曲园日记陆心源晤宋楼陈师曾艺事姚茫父与陈师曾

常熟才子杨云史江亢虎其人史学家柯昌泗《旧都文物略》小记读《荷堂诗话》

《北平笺谱》史话——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年祭夏、叶《文章讲话》民国笔记二题

科学、国学……？——世纪前期科学家杂谈八股文与清代教育《眉园日课》书后

抗战时期后方物价简介上海旧时地价与房租雍正《圣谕广训》《中华活页文选》

百年商务旧话跨世纪的国际汉学会议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“红令”与“金令”

“红令”说的是《红楼梦》酒令，“金令”说的是《金瓶梅》酒令。看过《红楼梦》的人多，看过《金瓶梅》的人少。这样《红楼梦》中抄《金瓶梅》的酒令，就很少被人注意到。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二回对史湘云描绘极生动，湘云出的酒令儿也特别刁钻。书中写道：酒面儿要一句古文，一句旧诗，一句骨牌名，一句曲牌名，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……宝玉先输了，说不出，黛玉代他说道：落霞与孤鹜齐飞，风急江天过雁哀，却是一只折脚雁，叫得人九回肠，这是鸿雁来宾。第一句古文，是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的话，第二句旧诗是杜甫《登高》名句。“风急江天过雁哀”，有的本子也作“风急天高猿啸哀”。第三句骨牌名“折脚雁”，是骨牌花九，并排白点六点，加斜着白的三点，象征九月大雁，但是只一条腿，另一条腿断了。所以叫“折脚雁”。一句曲牌名是“九回肠”。时宪书就是历书，最后一句“鸿雁来宾”是历书上的话。

黛玉替宝玉说完，接下来湘云输给宝琴，自己道：奔腾澎湃，江间破浪兼天涌，须要铁索缆孤舟，既遇着一江风，不宜出行。湘云说的第一句“奔腾澎湃”，是欧阳修《秋声赋》的句子，原句是“忽奔腾而澎湃”，省了虚词“忽”和“而”字。第二句旧诗是杜甫《秋兴八首》中第一首的颈联。“铁索揽孤舟”是骨牌中的“么蛾”牌，斜着三个白点，如铁索，一头一个红点即孤舟。可连接曲牌名“一江风”，因“么、孤、一”三者同一概念。“不宜出行”，又是历书上的话，而且词义联贯，首尾组织很好，显示了当时一般大家闺秀的文字水平和慧心。后来写到史湘云醉眠芍药圃，这位小姐在醉梦中又说道：泉香酒冽……醉扶归，宜会亲友。这“泉香酒冽”，又是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中的句子，下面的旧诗、骨牌各省略掉了，这描绘醉人醉语时，应是必然的。

《红楼梦》中写到酒令的地方很多，但人们特别爱看这一回中对于史湘云的描写，以及她所说的酒令，还有她说的“这鸭头不是那丫头，头上哪有桂花油”等等，这些都是曹雪芹的神来之笔，是《红楼梦》一书中最为绚丽的篇章。而且旧时听俞平伯老师说，这是

《红楼梦》一书整个故事的分水岭，过此之后，就盛极而衰了。但是所写酒令，却非曹雪芹的创作，而是取法于《金瓶梅》的。

《金瓶梅》中也有类似的诗令。第二十一回写吴月娘行令道：“既要我行令，照依牌谱上饮酒，一个牌儿名，两个骨牌，合《西厢》一句。”下面吴月娘、西门庆、李娇儿、潘金莲、李瓶儿、孙雪娥、孟玉楼依次说的是：擲个六娘子，醉杨妃、落了八珠环，游丝儿抓住茶架。（吴）“不犯”。

虞美人，见楚汉争锋、伤了正马军，只听见耳边金鼓连天震。（西门）果然是个“正马军”，吃了一杯。

水仙子，因二士入桃源，惊散了花开蝶满枝。只做了落红满地胭脂冷。（李娇儿）“不遇”。

鲍老儿，临老入花丛，坏了三纲五常，问他个非奸做贼拿。（潘金莲）果然是个“三纲五常”，吃了一杯酒。

“红令”说的是《红楼梦》酒令，“金令”说的是《金瓶梅》酒令。看过《红楼梦》的人多，看过《金瓶梅》的人少。这样《红楼梦》中抄《金瓶梅》的酒令，就很少被人注意到。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二回对史湘云描绘极生动，湘云出的酒令儿也特别刁钻。书中写道：酒面儿要一句古文，一句旧诗，一句骨牌名，一句曲牌名，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……宝玉先输了，说不出，黛玉代他说道：落霞与孤鹜齐飞，风急江天过雁哀，却是一只折脚雁，叫得人九回肠，这是鸿雁来宾。第一句古文，是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的话，第二句旧诗是杜甫《登高》名句。“风急江天过雁哀”，有的本子也作“风急天高猿啸哀”。第三句骨牌名“折脚雁”，是骨牌花九，并排白点六点，加斜着白的三点，象征九月大雁，但是只一条腿，另一条腿断了。所以叫“折脚雁”。一句曲牌名是“九回肠”。时宪书就是历书，最后一句“鸿雁来宾”是历书上的话。黛玉替宝玉说完，接下来湘云输给宝琴，自己道：奔腾澎湃，江间破浪兼天涌，须要铁索缆孤舟，既遇着一江风，不宜出行。湘云说的第一句“奔腾澎湃”，是欧阳修《秋声赋》的句子，原句是“忽奔腾而澎湃”，省了虚词“忽”和“而”字。第二句旧诗是杜甫《秋兴八首》中第一首的颈联。“铁索揽孤舟”是骨牌中的“么蛾”牌，斜着三个白点，如铁索，一头一个红点即孤舟。可连接曲牌名“一江风”，因“么、孤、一”三者同一概念。“不宜出行”，又是历书上的话，而且词义联贯，首尾组织很好，显示了当时一般大家闺秀的文字水平和慧心。后来写到史湘云醉眠芍药圃，这位小姐在醉梦中又说道：泉香酒冽……醉扶归，宜会亲友。这“泉香酒冽”，又是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中的句子，下面的旧诗、骨牌各省略掉了，这描绘醉人醉语时，应是必然的。《红楼梦》中写到酒令的地方很多，但人们特别爱看这一回中对于史湘云的描写，以及她所说的酒令，还有她说的“这鸭头不是那丫头，头上哪有桂花油”等等，这些都是曹雪芹的神来之笔，是《红楼梦》一书中最绚丽的篇章。而且旧时听俞平伯老师说，这是《红楼梦》一书整个故事的分水岭，过此之后，就盛极而衰了。但是所写酒令，却非曹雪芹的创作，而是取法于《金瓶梅》的。《金瓶梅》中也有类似的诗令。第二十一回写吴月娘行令道：“既要我行令，照依牌谱上饮酒，一个牌儿名，两个骨牌，合《西厢》一句。”下面吴月娘、西门庆、李娇儿、潘金莲、李瓶儿、孙雪娥、孟玉楼依次说的是：擲个六娘子，醉杨妃、落了八珠环，游丝儿抓住茶架。（吴）“不犯”。虞美人，见楚汉争锋、伤了正马军，只听见耳边金鼓连天震。（西门）果然是个“正马军”，吃了一杯。水仙子，因二士入桃源，惊散了花开蝶满枝。只做了落红满地胭脂冷。（李娇儿）“不遇”。鲍老儿，临老入花丛，坏了三纲五常，问他个非奸做贼拿。（潘金莲）果然是个“三纲五常”，吃了一杯酒。

。端正好，搭梯望月，等到春分昼夜停，那时节隔墙儿险化做望夫山。（李瓶儿）“不遇”。

麻郎儿，见群鸦打凤，绊住了折脚雁，好教我两下里做人难。（孙雪娥）“不遇”。念奴娇，醉扶定四红沉，拖着锦裙襖。得多少春风夜月销金帐。（孟玉楼）正掷个“四红沉”。月娘满令，叫小玉斟酒与你三娘吃……这是孟玉楼过生日家宴行的令，是“掷骰猜枚行令”，一边掷骰子，一边念词，一边看骰子转着坐定后的点子，如两枚骰子坐定后，与所说相同，便赢了，可吃酒，与预先喊的不同，便是“不遇”。这七个人所说酒令儿，比之于《红楼梦》所说，就难懂的多。先说七个牌儿名：“六娘子”、“虞美人”、“水仙子”、“鲍老儿”、“端正好”、“麻郎儿”、“念奴娇”，这都是唐以来教坊曲名，宋人词牌名，元明曲牌名，这里说依照“牌谱”上饮酒，一个“牌儿名”，显然不是曲牌名，而是“牌谱”上的“牌儿名”。这牌儿名具体都是什么意思，比如吴月娘说的“六娘子”，这个牌谱是哪几张配在一起？是两张，还是三张，是什么牌？如说“掷个六娘子”是喊口彩，两枚骰子：一么一五、一二一四、两个三，都算“六娘子”，这是望文生义的理解方法。那么西门庆说的“虞美人”，又指哪些牌？“伤了正马军”，是什么意思？“果然是个‘正马军’，吃了一杯。”说明赢了，骰子掷的正好。但是两枚骰子掷几和几，才是正马军呢？也不知道。以下“水仙子”、“鲍老儿”、“端正好”、“麻郎儿”、“念奴娇”，都是曲牌名，又都是骨牌儿名，但都是什么牌搭配的，也不知道，这些牌名来源，有的知道，如“鲍老儿”，是宋代街头傀儡戏的丑角儿，杨大年诗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东京梦华录》都写到过，说是携大铜锣，想到骨牌，也可能是“么五”，一头红么，一头花五，像个锣一样。“水仙子”是宋代西湖游船名舞伎，象征骨牌几点，就不知道。“麻郎儿”是大麻子，可能是骨牌“大五”。“念奴娇”中“念奴”是天宝名倡，见元稹《连昌宫词》注。“虞美人”是唐教坊曲名，见《碧鸡漫志》。在牌谱中都是什么骨牌，就不知道了。说了“牌儿名”，接着要说“两个骨牌”，都用俏皮隐语说的，今天看了，也很难理解。如第一则“八珠环”，可以理解为“人牌”，八个红点。“醉杨妃”是什么呢？可能是“长三”，六点分两行斜排。第二则“楚汉争锋”是什么呢？是不是“二板”，两头一边两点，势均力敌。或是“大五”，一边五点，代表行伍军队。第三则“二士入桃源”，是“么二”，一边红么，一边两白点。“花开蝶满枝”是“五六”，一边五代表梅花，一边六代表“蝶满枝”，一句《西厢》“落红满地胭脂冷”，也连的起来，只有“么二”的么是红的，其他都是“落红”，也就是落花了。第四则“临老入花丛”，是“么五”。么是经工点，五是梅花状白点。“三纲五常”是“花八”，一边斜着三个白点，一边五个梅花状白点。两枚骰子可掷出三和五，正好是“花八”。第五则“搭梯望月”是“么蛾”，一边斜着三个白点如梯子，一边是一个红点么如月。“等到春分昼夜停”是“二板”。一边两个白点，十分均匀。春分节又在农历二月。这则最好，恰合李瓶儿身份故事。第六则“麻脸儿”应是点子多，都是白点。“群鸦打凤”是几呢？“大五”、“五六”……还是半白半红的天牌呢？“折脚雁”同《红楼梦》中说的一样，应该是杂牌中的“花九”三六了。最后第七则“醉扶定四红沉”是杂牌中的“花七”，斜着三个白点，如醉人，一头四个红点，就是“四红沉”了。结果孟玉楼果掷个“四红沉”，即两枚骰子都是“四点”。骰子六面，只有么和四是红色，其他都是白色。古代骰子，除么外，其他各点都是白色或黑色。自唐代天宝年间，四点也赐绯，点成红色。看骰子材料而点色，如骨头、象牙骰子，其他各点涂黑色。红木、乌木骰子便涂白色。只有么和四的红色不变。“拖着锦裙襖”，想来应该是“天牌”，红点、白点各两排，共十二点，是牙牌中点数最多的牌。“地

么”则是一头一个红点，是点数最少的。对照二书，《红》明显有学《金》之迹。但《红》是古文呀、诗呀，明显是诗书人家的口气，而《金》则全是小城市市井生意财主家口气。“红令”容易看，一看都知道，都理解。即使不懂处，也容易查，书上都有。而“金令”说的都是当时特定地域的市井隐语，就很难理解，又无书可查，所以解释起来就没有把握。但是很有想法，很有趣味，是民俗的好材料，就勉强解释了一番，想来错处还是很多的。见香港友人案头一套印刷精美的《金瓶梅》，说是有校注。随意翻到这些酒令，看不懂，想查查注解，原来注解一个也没有。注的都是我都懂的，我不懂的都无注，好像故意卖关子，不禁哑然失笑了，便写此小文比较之，甚望精通此道者赐教为感！

说到柯昌泗的名字，现在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了，但他当年的确是一位饱学之士、历史专家。台静农先生在《辅仁大学创校点滴》中说：史学世家柯昌泗先生在史学系任“历史地理”，这不是当时各大学普通开的课，因为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太少的关系。燕聆记闻浩博，天资极高，不仅精于“历史地理”，于商周铜器亦有研究，拓片收藏也多。但此君喜欢作官，入辅大以前在山东作过道尹，后来又参加察哈尔省政府作教育厅长。柯昌泗先生字燕聆，台先生此记十分简明扼要，十分尊重、肯定其博学，却又十分遗憾其官瘾过大。真可说是春秋之笔了。我和柯先生认识是在五十年前，当时他在日伪师范大学当史学教授，家住西城沟沿广宁伯街西口路北高台阶大门中。我去过多次。先生对学生十分客气，十分健谈，一点架子也没有。记得第一次见面说到我籍贯时，他马上便说：“你们灵丘不错，有两通魏碑，在角山寺……”接着具体介绍了这两通碑的情况，真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了。可惜我当时年幼无知，对于北魏历史，金石碑帖知识太欠缺了，柯先生这一席话，几乎是对牛弹琴了。直到后来我读了《北史》、《魏书》，才想到柯先生的渊博，真想再和先生谈谈，可是已晚了……真是无可奈何，而且柯先生不只一次和我谈到灵丘魏碑的事，直到四九年春天在天津中街重见时，老先生还又兴奋地谈起灵丘魏碑的事。先生为什么这样津津乐道魏碑呢？这种金石家、史学家的学术爱好，一般是难以理解的。不妨引一段柯先生写给陈援庵先生的信，以想象这些前辈学人的学术友谊。函云：援老函丈：旧都祗役，得谒门墙，私惊至慰。国庆后匆匆返任，未获再为走辞，歉怅无似……前所遣打碑人已归自云冈，据言题字之石有四五处，皆在半岩，秋寒风劲，架拓难施。兹先将蠕蠕国《可敦造像记》一石拓竣，谨即驿呈清鉴。已嘱此工驰往蔚州，椎拓辽金国书幢碣，拓成当再奉寄。惟闻此等幢碣有数十种之多，倘荷平市各大学图书馆鸠资协助纸墨，俾得尽量多拓，必能补摭古、艺风所未赅者，前已略为视缕，伏乞长者赐以倡率为叩。专此顺请道安惟照不庄。后学柯昌泗谨肃。十月十二日。辅大诸同仁乞便中代候。这是一九三六年柯任察哈尔省教育厅长时写的信，信中所说代陈援庵先生派人去大同云冈、蔚县等地拓碑的事，当时察哈尔省会在张家口，离大同、蔚县及我的家乡灵丘等地都不远，看来他在教育厅长任上，对这些地方古迹文物，是作了一番调查的。值得拓的北魏、辽、金碑碣经幢等物很多，有文献学术价值，而且不少是前人所未见者。所以他写信建议援庵先生倡导当时北平各大学出钱，把这些石刻都拓下来。因为拓这些古物有时是很费钱费劲的事，不少石刻都在偏僻的山中，访求困难，即使访到，有的摩岩石刻，或在峭壁上，或在石洞顶，几丈高，需要搭架子才能拓到，架子工、拓工都要专门手艺人。读清人黄小松的《嵩洛访碑记》，就知道这项工作是十分艰苦、费工费钱的。当时北平各大学，北大、清华、燕大等校，都经费充足，有力量办这样的事。所以他既为援庵先生拓了一些，又寄希望于援庵先生，希望大规模去拓。此

信亦足以看出柯昌泗先生于做官之余，对历史金石学术兴趣之浓厚了。可惜的是，他学问好，学术兴趣极为深厚，在当时不少大学都当过教授，却对著述十分懒，没有著述流传下来，真是遗憾了。至于台先生说他“喜欢作官”，恐怕还另有原因，就是他家的开销似乎很大，而且他有嗜好——当时对一些吸鸦片烟的老先生照例这样称呼——作教授当时三百多元，一般消费、养家、买书、请客、坐包月车等等，这些自然很富裕了。但如摆官谱、玩古董、摆烟灯，那恐怕就不够了。近五十年前的沦陷时期，老先生还跑到徐州作秘书长，胜利前夕，又回到北京，后来到天津周家去作私人秘书。一位博学多闻的学者，历史地理专家，在混乱的时代中，就这样没没以终了。十多年前，有人托我整理孙墨佛的《书源》原稿，有一册民国二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印的序，共十篇，第一篇是先生父亲柯凤老的，最后一篇是先生的。再有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，收有柯凤老六封信，昌泗先生三封信。再有十年前陈兼于丈面告：《旧都文物略》中，民国二十六年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序言，是昌泗先生任秘书长时所拟，写也是他写的。我所见到的柯昌泗先生身后文字，只有这点，比起他尊人柯凤老的《新元史》，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柯凤老二十年代初，写给陈援庵先生信云：远庵仁兄先生左右：……小儿昌泗大学文科毕业，思觅一教席以维生计。左右学界宿望，乞为之嘘枯。现届放暑假，以后更易教员，敬希留意为荷。此请著安。弟柯劭忞拜。十六日。又一函云：示悉。小儿系文科大学毕业生，国文、经学、史学均能勉强胜任，乞费心埏埴为荷。日内即令其上谒，面聆教诲也。此复，即请远庵仁兄大人著安。弟忞顿首，二十七日。从信中可见昌泗先生最早到辅仁大学讲“历史地理”，是柯凤老写信向援庵先生介绍的。不过二信都无纪年，因而不知是哪一年的信。按援庵先生民二当选众议员定居北京，民十年末任教育部次长，民十五年始任辅大副校长，柯凤老自民三先任清史馆代理馆长，后任馆长。这信自是在馆长任上写的。但哪一年却不清楚。不过不是昌泗先生京师大学堂初毕业时的求职信，而是他作徐世昌大总统府秘书后赋闲时的求职信。因当年他最爱吹嘘他京师大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后，就到总统府做秘书的往事，谈起来眉飞色舞，而对在辅仁教书的事却很少提到，这总还是当年旧知识分子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余毒在作祟吧。其尊人柯凤老是徐世昌翰林同年，晚年关系最好，为徐主持的晚晴诗社社友，徐写诗常常就正于柯。徐作大总统时，昌泗先生正毕业，老同年长子，又是饱学英才，自然很快延揽入幕府了。昌泗先生对之有知遇之感，所以津津乐道，官瘾亦从此始矣。昌泗先生在旧时政界、教育界、学术界交游甚广，不少学人都佩服他的博学，却又惋惜他没有著作，瞿蜕之给徐一士《一士类稿》写的序言中，还特别提到他说：以我所知，留滞诸友之中，胶西柯燕龄君，于正史、稗史各人物亦均能如数家珍，乃至金石、图录、载籍、流略、推步、占象、州郡、山川种种难于记忆之事皆罗于胸中。尤熟于历代之特殊制度，凡是别人认为佶屈聱牙不能句读的典章文物，都能疏通证明如指诸掌。与徐君可谓一时二妙，惟柯君不屑于著述为可惜耳。柯昌泗是柯劭忞长子，劭忞二子名柯昌济，也是金石专家，在北京图书馆工作，名气没有昌泗先生大，但学问更专，与商承祚、容庚、唐兰等位齐名，是罗振玉、王国维等古文字大师的继承者。至于台静农先生说的“史学世家”，那自是指柯劭忞。柯劭忞，字凤荪，旧时学术界习惯称柯凤老，是近代北方极著名的史学家。山东胶县人，七岁就会咏诗，有“燕子不来春已晚，空庭落尽紫丁香”之句，人目之为神童。光绪十二年进士，入翰林。光绪三十二年，赴日本考察学务。其所著《新元史》，成就极大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授于博士学位。审查者是当时日本史学名宿东京帝大教授箭内互博士。徐世昌作大总统，明令将《新元史》列为正史。辛亥后，清史馆成立，柯继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。日本设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，聘柯为委员长。直到民国二十二

年才去世，享寿八十四岁。在三十年代初，几乎成为史学界的泰斗了。柯凤老夫人是吴汝纶氏女儿。吴是桐城派古文的最后继承人，保定莲池书院的山长，对北方学术影响甚大。其侄女吴芝瑛，是小万柳堂主人廉南湖夫人，又是鉴湖女侠秋瑾至友，在本世纪初是有名的才女，名气甚大。柯老夫人名吴芝芳。柯凤老小儿子名柯昌汶，娶的是曲阜衍圣公孔德成氏姐姐孔德懋女士，著有《孔府内宅轶事》一书，书中还提到结婚迎亲时，柯凤老因病不能去曲阜，由柯昌泗先生代替家长陪同幼弟来迎亲的。这是整整六十年前的旧事了。当时昌泗先生正在辅仁任教，而柯凤老也就是在这一年作古的。按中华书局近日出版考古学专刊丙种第四号《语石语石异同评》一书，叶昌炽撰，柯昌泗评，是柯燕舫先生一部重要著作，足见先生学识功力。通识清样后附记。云乡志。……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